成都新聞

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貳拾叁年六月一日　（星期五）

第叁玖柒號

社址　東御街壹佰肆號

每份售錢貳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興業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叁角　半年一元柒角　全年三元二　外縣每月加郵費一角五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蒙廣告收效必宏在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大廣告及大字不登

智育影院　五月三十日起演　香閨幽怨

大光明　五月三十日起演　呂三娘

民衆影院　五月三十日起演　百老滙

新詞戲本

滑稽詩事　本報小舞臺所演新戲唱詞共選十九回訂合一冊現已出版價四角外埠每冊加郵費三分[illegible]

報良　胡蝶跳舞　失熱汾河　朝陽　[illegible]

曾壽成

治婦女的乾病與衆不同係用外治法四天經水即通最危之症均可短期痊愈確有驚人之醫術眞算得乾病中之救星地址南打金街九十一號

公孫長子介紹

笑　笑　笑

笑笑笑　姨太太外來瞧
笑史眞正妙　買得
哈哈哈笑得腰
跳腳又滑稽笑得淚吊
又香豔又熱鬧
有宮場又不惜
和尚與老道有鄉
會瞎一瞎一齊描
都嚇了哭
下叫叫了跳
呼妙七七
每部四角
本報經售　五仙
外縣加寄費郵票代價

好煙　煙福　煙福好　煙福記純
物美價又廉　吸者爭相稱贊
名譽十多年　春熙路北

湖州三怪（續）

（鵬飛）

廟裏廟

這廟裡廟，有些人都指是府城隍廟，因爲那廟的形式，是大廟裏面又有一座小廟的，但其實，這廟裡廟，是南門橫塘的土地廟，當我們一踏進廟門，就可見到一座小廟，一個小土地菩薩，但拐進裡面，却又有一座大廟，另有一個大土地菩薩，據傳說從前只有前面的小廟，後來因小菩薩非常靈，香火擁擠，廟地嫌小，遂又添建後面的大廟，及大菩薩，那知大廟造成後，大概這小菩薩因恨人們把香火遷移大廟，轉而妒及大菩薩，從此不放靈驗，香火反而日趨衰落了，但在一個廟門裏面，有大小兩座廟，兩個菩薩，這廟裡廟終亦傳爲民間的一個怪蹟了。（完）

小舞台

姮娥配　第二幕

適館

（介）正是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環介）小姐你喜歡，我陪你多耍一陣，（生上唱）進適園靜無人任情流覽，見樓閣合亭台別有洞天，耳聽得有人聲抬頭一看，我好似廣寒宮遇了神仙，（生注目看過場環介）小姐那旁有人來了，（旦驚介）那是何人，（環介）就是奚先生，（旦笑顏介）奚先生是家爺請的西賓，他是正人君子，到此偶遊相遇，不可得罪，我們緩緩下樓躲避便了，（唱）他文才高八斗名進子，貌美豐姿年紀少貌比潘安，多感情他却是理法不亂，遵閫教我不便男女交言，緩開步下朱樓尋路躲閃，兩心投也不在形骸之間，（旦下生唱）趙小姐眞箇得沉魚落雁，久聞得花月貌話不虛傳，目分明澄秋水芙蓉如面，行芳徑效潘妃步步生蓮，頭好似張麗華髮光可鑑，又何愧吳絳仙秀色可餐，但留得蘭麝香佩環聲遠，空嚮慕也只得牢鎖心猿，（介）呀此門內逼近內宅，不可亂進，（唱）到門前不敢入在此立站，讀書人又何敢濫檢踰閑，（生呆立儻上介）先生用飯了，爲何在此癡立，（先指花介）我看那株富貴花生得好，令人羨慕，（儻介）先生你旣喜歡，我去幫你折來，（生介）不用亂說，走，（全下）（二幕畢）

滑稽拾零

強出頭

蟬與黃鳥蝶蝴龜蜂，同席飲筵，並出一令，各說切己俗語兩句，蟬曰：「金風未動蟬已覺，暗送無常死不知，」蝶曰：「願從花下死，作鬼也風流，」鳥曰：「人爲財死，鳥爲食亡，」蜂曰：「採得百花成蜜後，一生辛苦爲誰忙，」龜臏龜一時說不出，急得頭向外長伸，適玩被量看見，拾磚打中龜頭，龜首一縮道：「有了，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

時裝打油詩（續）

華白樓主

短袖長袍緊貼膚，東鄰西舍戲樗蒲。世風蠱蠹已如此，安得當頭灌醍醐。

西洋女子雖好裝飾，但多能服務社會，與男子同樣工作，國人不師其長，偏學其短，好吃好穿，走東擺西，不說閒話，便觀雀牌，試問內政不修，家何能齊。家不齊。國不治矣，有此現象，危亡之道也，

最近發明　吞服鴉片救急良方

毒輕服吐藥可愈　七日內尚可挽救

晚近以來，社會黑暗，其受各種刺激而服毒輕生者，時有所聞，苟有方可設，自應力謀挽救，以重人命，茲有湘鄉某君，對於吐服鴉片救濟方法，頗有經驗，特誌於次，『一』如人將死而能吞藥者，急用明雄黃三錢，鷄蛋清兩個，生桐油一兩，用冷水調服，吐烟卽愈，『二』如烟和燒酒吞者，須加葛花三錢，炒黃爲末同服，『三』如烟未盡吐或不肯吐時，速用鷄鴨硬毛塗桐油掃咽喉，便盡吐其烟毒，經過二十四小時方可進粥，否則胃氣未安，食之必吐，『四』吐烟後卽用生甘草，金銀花，土茯苓，食鹽，白明礬，五錢，煎湯服之，以盡餘毒，并多食柿餅，解桐油毒，『五』吞煙未得早救，四肢已硬，或口角流血，不可疑死不救，速用艾絨丸，如黃豆大，炙氣海穴，此穴在肚臍下一寸五分，以本人中指節裏紋尖爲一寸，仔細比眞，用墨記之，照此以炙，炙時，肚腹兩傍，各一人用手往下推運，不可歇手，其炙不拘次數，總以受毒之人，手足能動，略知疼痛方止，如腹內有響聲，則關竅已開，煙毒下行，飲食服藥，俱用前法，凡七日內身不僵硬，不可入棺，只要屍未腐化，均可以炙法治之，（南）

新生活歌

其十四

新生活。要守時。主人約定鐘點莫差池。主人請客禮先施。你今不蠢又不癡。通知單上業已親筆註『敬知』。如何珊珊其來遲。失信擺格兩可嗤。十四歌兮要守時。主客光陰無廢弛。古言寸陰如尺璧。說與愚人知不知。

和合拍賣行

介紹購買抵當田房的特點：
一沒有舊押盜字費
二沒有移神出火費
三沒有代書契紙費
四并替買方延請地方公證人
五并有律師爲[illegible]
六測圖詳細經界正確

行址：南新街

紀實滑稽　香豔小說　社會怪現狀

「夢魚」　（147）

第三十一回　紅粉情多願賡偕老　青衫淚濕雖賦同歸

將小谷抱入被窩中。那小谷從睡夢中驚醒。覺得煖烘烘軟玉溫香抱滿懷。便張開睡眼。見己在被窩中。便道。我竟睡熟了。也不知你幾時出浴的。素貞答道。剛纔罷浴。恐你夢中受寒。故將你抱入被窩。那小谷一經驚醒。睡魔竟退避三舍。那素貞慾火上昇。兩頰紅如玫瑰。眼睛水汪汪。亦然睡不穩。便把玉臂勾着小谷的頸子。微哂道。怎麼我們倆會同床共枕。莫不是在夢裏嗎。小谷笑道。閉着眼睛那得會入夢。素貞道。那末今晚的歡會。應深印腦筋。永久留作紀念。不過良宵苦短。一刹那紅日東昇。至多挨延數小時。就要和你分手。你走歡樂場我走獨木橋。苦樂如隔天壤。但願老天有情。莫把太陽透出地平線。使我倆不致分離。但是這種癡想。那得會成功呢。小谷笑道。這倒並不是癡想。像莫吉利的西北邊境。就是半年常常不天亮的。素貞問道。那末該處百姓。常睡半年。一個個都要餓死哩。小谷笑道。你太稚氣了。上海地方夜裏市面反比日間熱鬧。太陽不出。儘可開着電燈交易。素貞你爲甚這般怨恨。當此婚姻自由時代。大家命婦尚且合則留。不合則去。何況你是館人出身。不合儘可下堂求去。素貞答道。前天在久益公司裏。我的嫁後光陰。已經告訴你了。做姨太的下堂。原屬尋常事。不過我却有兩個難問題。一。家主逃亡。不知住在何所。無從向他要求下堂。二。不告自走。仍入倡門懸牌。未免辱沒吳氏門面。若然他驀地歸來。何辭以對。故爾我左思右想。最好有熟客跟一個。托以終身。同賡偕老。就使姓吳的回來。和我交涉。我可請律師。控訴他二年不給生活費。飢寒驅人。不得已而改嫁。理由充足。決不會敗訴的。那末你是我的梳籠客人。我吃了幾年堂子飯。只有你一個恩客。從前我不是催過你幾次。叫你替我贖身。你說老太太不答應。且作緩圖。害我鑄成這個大錯。已往不追。現在你肯把我帶到杭州去嗎。小谷答道。帶你到杭州去同居。不能答應你。素貞很懊喪似的說道。你太薄情了。我因住在上海。一則沒人照顧。二則終非了局。纔想和你同居。並不要你多少聘金。只須替我担任生活費。何必要回去商量呢。難道你懼怕老婆干涉嗎。小谷答道。老實說不是怕老婆。只怕我們那位岳父。脾氣頑固非常。只因他女兒出嫁後一年多。

祠堂街永興街口對
清汁豆漿店 專門衛生
豆乳甘芳適口
冷熱俱備
每瓶售錢壹千二百文
荷葉蛋糕每个四百文

王肇明 專治男女內外痔瘡牛皮頑癬九子爛羊大小瘡症
達生醫社
住四聖祠南街三十六號

專教駕駛修理汽車續招二期生
地點千祥街四十四號印有詳章備索

建南土漂煙
總府街昌福館對門製華廠樓上黃金窖售店特歡迎來賓添售建南土每杯四千三層樓上每杯三千煙味純香足與南土並駕齊驅諸君試一枉顧便知言之非謬

小舞台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本日唱演笑姬配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廣東 **白濁靈根丸**
華昌大藥房第一特效出品五淋白濁普能普治三日止濁七日除根永不發請君若患淋濁不服此丸算一個缺點每瓶定價大洋五角總府街生生藥房壽春藥房華英藥房代售

越巂縣縣長
兼游擊司令
官應銘政績

越巂邊徼糧員遼濶爲政府令權長莫及人民受土霸之侵蝕佐治之壓迫者不知凡幾如氏弟媳李董氏以分產未明經控氏於大樹堡縣佐分署楊縣佐聽李面之詞氏幾遭不白不得已赴縣上控嗣經縣官尊縣長提訊李董氏自知情虛以四百金託人行賄官縣長斥責不受秉公處理氏寃屈始得平反文官不爽錢其官縣長之謂呼氏身受其恩無以爲報謹將事略登諸報端聊表謝忱

李韓氏率媳李張氏謹啓

愛國歷史 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四十三回 認姊妹默識未婚妻 演麒麟大戰蘇爾旦

徐肇又羞又急，趕忙起身出盆，連說道，我已經洗乾淨了，快取衣服來，衆妖姬叫他騎在馬上，揩乾羅巾，遍體來擦，那坐進澡盆的一個女子，好討莫趣，噘着嘴，忿氣出盆，裸體坐在床沿，內中一個穿淡青紗的女子笑道，少爺青年老誠，又是習武的，不比太師，那樣風流，你蚊子吃菩薩，認錯了人，反要使氣，你以爲是太師，還要來撫慰你嗎，眞是妄想，那女子聞言，竟跑來揣這女子的嘴，正面行來，纖毫畢露，徐肇急忙掉過頭去，望着窗外花木，不住搖頭嘆氣，兩個女子，正扭做一團，忽聽房外環珮叮咚，弓鞋格格之聲，漸向房內走來，裸體女子，趕急圍上紗巾，徐肇掉頭一看，只見兩名女子，年方二九，生得來柳眉桃腮，嬌艷絕倫，髮挽梅花宮髻，鬢插一隻金葉飛鳳，鳳口啣着一串珍珠，綠紗短裳，外繫粉紅色百摺長裙，腰扣珠帶，下繫金鈴，裙下紅蓮三寸，直綴如鉤，一人手捧冠袍，一人提着靴帶，上前請安過後，輕啓朱唇，鶯聲嚦嚦的說道，請少爺整齊衣冠，眞乃吹氣若蘭，脂香四溢，說罷在金盤之中，先將白羅汗衣，替徐肇穿上，浴室妖姬，便將銀絲綢中衣套上，繫了腰帶，穿上綾襪烏靴，徐肇站身立起，一婢手執象牙宮梳，挽好頭髮，然後捧着赤金冠，戴在頭上，勒好珍珠抹額，又將雉尾插上，跟卽穿起雲綾漏底紗的箭袖窄袍，園上織金八寶大帶，徐肇急在棹上，將鶯鸞肘皮囊，插在帶中，衆妖姬笑道，少爺還要此皮口袋則甚，徐肇也不答言，仍將絲帶，斜掛肩上，然後披上紅紗繡袍，結束齊備，二女稟道，請少爺到錦雲堂，相爺在彼等候，說着在前引路，出了擁翠亭，侍女提爐前行，穿過四重台閣，到了一處，乃是一座三樓抱廈，橫額錦雲堂三個大金字，徐肇步上玉階，侍女揭起珠簾，急步進內，但見四壁銀光激照，對影已成四人，原來盡是銀玻璃鑲壁，地下五色磁片，鑲成花紋，正中沉香棹上，一座烏銅大鼎，鼎上一隻金鶴，一縷白煙，從鶴嘴噴出，左右六把椅子，俱是樹根盤成，具十二象形式，栩栩如生，上面一座平床，床脚也是樹根雕成，猶如兩龍負着一般，龍頭向外，鬚中宛然，勢如飛起，眞乃鬼斧神工，雕得來纖毫不亂，徐肇暗自驚奇，又見床几上面，陳設兩盆玉琢芙蓉，天生紅綠兩色，高約一尺，五葉三花，更是玲瓏可愛，正欲細觀，忽聲一聲嬌呼，說相爺已候久了，請少爺郎速進內，徐肇連進三門，看見盧杞，坐在一把金交椅上，後面站立四名美女，執着孔雀羽扇，不住揮動，便趕前兩步，行了半禮，盧杞見徐肇裝束齊整，猶如粉裝玉琢一般，心中好不歡喜，當卽起身說道，想必你母，已等得煩燥了，快隨爲父去謁祖龍，說畢便攜着徐肇，偕行出房，但見階前，兩鹿駕着一乘紅漆兩輪小車，後面一匹白馬，玉鞍金鐙，盧杞上了小車，侍女請徐肇上馬，於是車前馬後，侍女三十餘名，擁着到祖祠而來，經過無數高樓大廈，各侍女迭相接送，眞是人間宰相府，到處玉砌金鑲，花木叢交，開得爛漫如錦，忽見當前樹杪之間，現出一重殿角，勢甚巍峨，又曲折行了一陣，鹿車已停，徐肇亦翻鞍下馬，見正面一座殿宇，崇閎無比，玉階直上，當前龍柱八根，門垣圍以金磚，窗格精緻，俱是藻繪丹漆，上覆琉璃寶瓦，門前排列銅獅銅象，門額御題愼終追遠，四個金字，徐肇正自觀望，見盧杞已經上階，殿內走出丫角侍女八名，一時鐘磬聲喧，徐肇急步上殿，見龕上供奉無數牌位，俱是盧氏祖妣，左廂環佩聲響，見無數美婢，擁出一位老婦，鳳冠霞配，滿面春風，望着徐肇含笑，接着又是十餘名侍女，擁出兩位小姐，身材窈窕，秀麗無倫，徐肇一見大驚，這兩位小姐，一見徐肇，也自驚異，三目相覷，早聽盧杞向夫人說道，我們就行禮罷，於是盧杞夫婦在前，徐肇在後，兩位小姐，站立徐肇左右，侍女呼禮，當卽下跪，徐肇不住兩眼左右斜睇，見左側一位小姐，跪拜不甚方便，幸有侍女攙扶，兩位小姐，也不住的打量徐肇，

貓兒伸冤

（鄰都訪訊）本縣安吉鄉二段九甲屬民鄭海隆，夫婦年均三十四，育一子一女，約四五歲，素貧苦，靠挑力營生，惟勤儉異常，積有數十元放債，本年歲荒，有糧不食，以山中樹皮野草等充飢，不意前月十九夜，有同居盧長生頭相朝之妻，羨其蓄積，勾結匪首劉裁縫，余文周等，打門入室，擄掠一空，且將海隆夫婦及其女殺斃，次日族團查覺，到伊家清詢，匪已絕踪，無從辦理，忽家養貓兒一隻，口啣臘肉，由同居盧長生臥房內闖出，向族團跳躍，呼號不止，呼似鳴冤狀，俄頃，轉入盧宅，族團乘機跟進，淸獲海隆所失各物俱在，族團諗報鄉公所，派丁補獲劉裁縫，余文周，供認刦殺不諱，惟長生等未獲，聞已將劉裁縫等送請聯團辦事處伏誅矣，似此寃魂不昧，殺人者實難逃法網云。

影星雜談

阮吟玉在冷天，每以手醫耳朵搓擦使其通紅發燒，謂免凍破。

胡萍鼻尖高聳，有人呼其爲大鼻子，胡不快。

葉娟娟箱櫃極多，再裏塞滿，大把鑰匙，必藏身畔，行時叮叮噹噹。

袁美雲近欲憤讀書，每晚端坐椅上，持書朗誦，搖頭幌腦，大似汪夫子。

夏佩珍不喜摩登，有時布衣布裙，像一個鄉下姑娘，頗信迷信。

有人謂其如梨梳巴巴頭，必極好看，郎亦以爲然。

胡蝶近日態度大變，十分風流，春風滿面，不似以前板板六十四。

王人美在平，每日必觀程硯秋戲。

武俠小說

大明廿七俠

（五〇）（儂箇）

第十二回 鬼附惡人暴武揚吐露眞情 接印視事龍寶山准狀放告

龍公道，卑職此番調任淮安，乃係王爺的保舉，故此要向王爺請示，暴武揚道，王爺怎麼不保舉別人，却要保貴府呢，龍公低聲道，因卑職係王爺的心腹人，故此纔蒙恩保，暴武揚大笑道，如此說來，龍寶山，你也是王爺的心腹人麼，龍公應聲道，龍某也是王爺的心腹人啊，暴武揚大喜，狂笑道，我說呢，如非自己人，王爺如何肯讓他到這裏來做官呢，……正說着忽然刮起一陣狂風，風過處，暴武揚打了一個寒禁，陡然神情大變，帶笑開言，說龍寶山，孤家將來如做了天子，定然封你爲當朝首相，隨卽起身離位，一手扯了龍公，說卿家，且隨孤家上朝去，龍公大吃一驚，不知所以，祇得跟着他就走，牛兒及一羣心腹家丁，均在後相隨，穿過幾進屋宇，到了後面金鑾殿，暴武揚令牛兒鳴鐘擊鼓，放了龍公，自己披了黃龍袍，走上寶座，坐將下來，果然鐘鼓齊鳴，衆文武魚貫而入，分列兩班，三呼萬歲，龍公大吃一驚，嚇得渾身是汗，定睛細看，原來那些文武，都是他家中的家丁，打手，幕友等人，外面雖穿戴着朝衣朝冠，裏面衣服，却看得出他們的身分等級來，再看那牛兒時，此刻已改扮了個太監，立在龍案傍邊，傳諭道，衆卿平身，衆文武站立兩廂，牛兒又當殿傳諭道，萬歲有旨，宣龍寶山上殿，龍公到此地位，脫身無術，對抗不能，含着一腔忠憤，沒奈何祇得說了聲領旨，走上階，跪在當中，口稱臣龍寶山見駕，願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暴武揚坐在上面，傳旨道，龍卿平身，龍公謝恩站起，暴武揚又傳旨道，龍寶山聽封，龍公祇得又面外跪下，暴武揚道，龍愛卿，朕念你審事明確，爲民間處理了不少的寃枉，有功國家，特封你爲太常寺卿，兼太子太保，卿其毋違，欽哉謝恩，龍公只得含糊謝恩，暴武揚傳旨退班，說着已起身離位，脫了龍袍，仍舊攜着龍公的手，呵呵大笑道，龍愛卿，朕前日打死劉子章夫妻一案，如是有人到你衙門來告，卿須從公而斷，龍公不禁錯愕，不知所對，暴武揚攜着龍公直到前廳上，方纔放手，仍坐了原位，忽然一個寒噤，渾身打戰，兩眼向上一雯，竟翻白眼，牛兒爺存傍，不由大驚，齊叫喚五爺醒來，